

詮釋資訊的智慧

熱訊 茶餘飯後

1991 年 5 月

謝清俊

資訊不是事實，它只是事實的素描。資訊與事實之間經常有段差距。如何從資訊來正確地詮釋事實，是需要有學識、經驗，且更需要有智慧的。

先讓我們用一則故事來打開話閘子吧。

三個凡人

從前，有兩個煙癮很大的小和尚。一日，在習禪定時，煙癮大發，師兄弟倆忍不住了，便商量著想去問問師父：在禪定時可不可以抽支煙。但是，師弟膽小，怕師父嚴厲，便央求師兄去打頭陣。

師兄倒也慷慨，去了。不久，眉開眼笑地回來，燃了支煙，快樂似神仙地開始習禪定。師弟見到如此光景，大為放心，也去向師父請示。沒想到一開口就沒頭沒腦地挨了一頓亂棒，打得他眼淚一把、鼻涕一把地回來。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師兄見到師父，請示的是：「抽煙時可禪定否？」老和尚以為：禪定功夫深時，行止坐臥無時無刻不可禪定，於是曰可。然而，師弟問的卻是：「禪定時可否抽煙？」老和尚一聽到就冒了煙，心想：我一直教導你們禪定時要一切放下，豈能心中還牽掛著抽煙這種貪欲之事？真是孺子不可教也，非用德山之棒不足以令其「悟」。活該找打，看棒！

三件無常

在上述的故事裡，兩小和尚問的是同一件事；然而描述的情境不同，老和尚便以為是接收到兩種「事實」，因而反應截然不同。這是說：對事實的素描是無常的，也就是資訊之於事實是無常的。當然，老和尚並未修得般若正智——看清事實真象的智慧，所以在故事裡一本正經且莊嚴地和兩個寶貝徒兒一齊耍寶。這是說：由資訊來詮釋事實也是無常的。可是，如果你是老和尚，你能從兩小和尚提供的「資訊」中，看清楚真正是麼回事嗎？

再者，資訊的運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師兄在問師父時用了心機，似乎佔了便宜——達到了抽支煙的願望；可是，這麼一來對他的禪定功夫又如何呢？師弟憨直可愛，雖吃了棒子也沒抽到煙，然而卻始終居於禪定之正途上。由此觀之，資訊之運用是無常的，而運用資訊帶來的禍福更是無常。

關於資訊運用的問題，容後有機緣再談。這一次，還是讓我們把談話的重點放在「資訊與事實之間」的問題上。其實，雖然影像、聲音等也是資訊，然而絕大多數的資訊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的。語言文字對事實的描述是有其不足之處的，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文字障」、「死在句下」等等便是指此。資訊與事實間之距離，一部份是由於語文的問題所造成的。

如露如電

有人認為，只要用電腦就能精確掌握數據。這句話要看怎樣對「精確」下界定，才能置其可否。比方說，假設戶政全面電腦化了，我們能精確地知道台灣有多少人口嗎？當你看到報表上的數字時，說不定那邊又呱呱墜地了好幾個。這是說，有許多事情都在隨時變化；因此，無論我們有再好的電腦和再完善的更新作業，我們永遠因時差的關係，無法百分之百正確地以資訊表示這些隨時變化的事實，只能很努力地去接近事實。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想要利用電腦幫我們處理的資訊多半是有時效性的，也就是所謂動態的。以人事的資料為例，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字號等似乎是永遠不變的，然而與時俱變的欄位遠比上述的這些多，而且，不要忘記，這整個芋人的記錄，也是會隨時光決定其存廢的，只是變得慢一點而已。如果所有的資料只是靜態的，電腦就不是像今天這般重要了。

由以上的這些討論，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資訊與時間有密切的關係。換言之，資訊是多半具時效性的。這個特性，使得資訊與其他的社會資源，如能源、人力、土地、礦產、....等等，有顯著的不同。這是規劃資訊政策，處理資訊相關的事務，或從事資訊產業等，必須要小心注意的。

瞬息千秋

資訊的價值更是隨著時間有極大的起伏變化。試想....在秋風蕭瑟的午門外，劊子手正準備揚起寒光冷冽的大刀，要往一位青年軍官的頭上斬下，而在數箭之遙以外，正有一匹狂飆快馬，掠過濺起漫地黃葉的草原，往刑場直衝而來。那上的騎士滿身大汗、氣急敗壞、嘶聲力竭地狂呼：「刀下留人」....留得住嗎？端的看刀下留人的訊息能不能在大刀揮下之前一瞬傳到來決定了。不管趕來營救的騎士有千百種救這位年輕軍官的理由，若是資訊之到達錯過時，還有什麼價值呢？據說，李白當年就曾經在類似上述的情境中救過年輕的郭子儀一命。

由此觀之，資訊和時間的關係又深了一層，而資訊與事實之間的距離，一部份是由時效或時差的問題所造成的。

另一個使資訊與事實間產生差別的原因，也是最麻煩的原因，是由於我們人心智活動。當我們看到一些事情，或是看到一些資訊時，都免不了會產生喜怒哀樂之情，一旦心智產生了這些情緒上的反應，那麼，對於我的利害關係、喜惡之情、是非之辨...等等帶有主觀意識的自我，便會把心智的眼睛矇蔽住，

而不再能完全客觀地去理解，因而造成了偏差。這種情形嚴重的時候，就會形成資訊暴力。

記得大約在十一年前，我還在技術學院電子系任教的時候，有幾位同事在宜蘭太平山發生迷路的山難，我和一些同事都前往救援。由於當時獲得最好的無線電設備支援，我們在山下的指揮部可直接和山上的每一個搜索隊通話，因此，我對山上的情形十分明瞭。當最後一天，把落難的人完全救出來的時候，有位記者問我有何感想，我回答說：我們二天前就確實掌握到他們的蹤跡，今天能成功，差不多是預料中的事，不足為奇。可是次日報紙上登的消息卻是：人員全部救回，謝清俊激動得流下淚來！

資訊暴力

這種情形，似乎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記者要「煽動讀者情緒」的新聞，他已經先有此私心，所以事實是什麼他已不在意。如若不然，怎麼說呢？難道應了一句流行的話：記者的行業是新聞製造業嗎？這個例子是比較溫和的資訊暴力事件。

其實，在上述的山難事件中，另有記者曾向我推銷登山設備。然而，當時設備已經有了，沒買他的，因之而觸怒了他。這位記者後來亂發稿子，於是，有報紙大幅報導發現屍體，甚至電視都誤以真而播了出來。當然，事後證明這都是謊言，可是當時的確造成困擾，甚至有些登山專家還將之弔經據典地在報紙上大大方方的教訓了我們一通。這是標準的資訊暴力，而且是很兇猛的。現在想來，猶有餘悸，若是當初不是把落難人全數安全救回，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當然，上面的例子和道德也有關係。若是存心做不道德的事，那麼資訊當然與事實背道而馳。不過，且讓我們別把話題扯得太遠了。試想，若在整理資訊，準備做個資料庫時，資訊能不能保證完全客觀正確呢？若是在整理資訊

時，就另存私心，別有目的；只選擇對自己有利，或是有意曲解，那麼，資訊與事實不能一致，也是意料中之事了。

除了上述的這些原因，在整理資料時一不小心便會出錯，這也是人之常情。在這種種情形匯總之下，資訊與事實之間的距離便可能越拉越大。從另一方面來看要能從接觸到的資訊，精確地詮釋事實，便必需要能夠洞察並排除上述之各種障礙。要有這種功力，則相關的學識、經驗，以及智慧就非常重要了。

寫這篇文章時，曾想了很久都想不到有什麼正面的好故事，來說明由資訊而洞察事實的智慧。像諸葛亮吧，福爾摩斯吧，差可比擬。可是這種故事，在此說來似乎也不太好。倒是反面的例子俯拾皆是。以下，就讓我用一個真實的事情來說明這類昧於資訊，不明事實的蠢事吧。

謬以千里

大約在二年前，正當外籍勞工的事情已經有所耳聞，報紙上也略有報導的時候，傳聞在三重地區，就有數千外籍勞工。於是電視新聞就專門為此事作了報導。有位記者訪問到主管此事的公務員，問他對外籍勞工的問題有何意見。這位老兄實在很有意思，他面對鏡頭灑脫地說：「那有什麼外籍勞工問題！」當記者追問為什麼時，他說：「來我這兒登記的外籍勞工只有二個人，會有什麼問題？」

這整個訪問只有約二三十秒的畫面，記者未做任何評論。然而，它把咱們中國人「只憑資訊辦事，不管事實如何」的文化傳統，深刻雋永地傳達了出來；真是言有盡而意無窮。我認為，這則採訪實在是應該得獎的，而這位記者也應該被大家知道；可惜當時就沒注意他是誰。

之後，當我看完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以後，對我而言，發生了件很滑稽的事。每當我想到上面這則新聞，腦子裡就會浮現出這樣的畫面：一位

頭戴烏紗帽身著明朝官服，一本正經的官員，理直氣壯的說道：「這蓋了官防大印的文件上說只有二人，便是只有二人，一個不許多，一個不許少；這還錯得了嗎？」一拍驚堂木，也就結了案。

也許這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人能夠具有洞察每一件事實真象的能力；然而對資訊的本質和其性質的了解，卻可以使我們免除錯得離譜的蠢事。從資訊來詮釋事實，似采是一種藝術，若是得其神似，掌其大要，則已經是一件傑作；若想巨細靡遺，追求完美，則照相機也做不到。